

戴笠將軍的早年

喬 家 才

前 言

「三歲看大，七歲看老。」這是我們家鄉用來批評人物的一句尋常話，意思是說一個人將來有沒有出息，成就大小，在童年就可以看出來。在中國歷史上，像孔融四歲讓梨，司馬光擊缸救兒，都是形容童年表現出超人智慧的故事，家喻戶曉。

戴笠將軍是近代中國出類拔萃的傑出人物，在八年艱苦抗戰中，對於國家的貢獻，無與倫比。他領導着十萬同志，十萬游擊部隊，從事敵前、敵後，以及大後方的各項工作，指揮若定，真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令人歎服。那麼他的童年，他的青少年怎樣？不是值得探討，值得研究嗎？我曾費了許多時間，多方訪問，蒐集，雖僅一鱗片爪，或亦可以供研究現代史學者的參考。

家在仙霞嶺下

戴將軍是浙江江山縣保安鄉人，北距縣城九

十里。江山縣西與江西省的玉山縣和廣豐縣為鄰，南為福建省的浦城縣，是位於浙閩贛交界地區的重要縣份。自從浙贛路通車以後，東可經金華、諸暨，抵達省會杭州；西可經上饒，抵達江西的省會南昌，湖南的省會長沙。水路從縣城南十五里的清湖乘船沿須江，經衢縣城、龍游、蘭溪、建德、桐廬而達杭州，可說水路兩便。

信安江為浙江的重要河流，名稱不一，分段易名。由石鼓山等處發源的江山港，一名須江，又名文溪，經縣城北流，至衢縣，與常山港匯合，叫做信安江。東流，至蘭溪與梅溪匯合，叫做蘭江。北流，至嚴州合新安江，叫做桐江。東北流，至桐廬合桐溪，叫做富春江。過杭州，又叫錢塘江。

唐武德四年（六二一）分信安縣（衢縣）置須江縣，八年（六二五）廢。永昌初復置，五代唐長興二年（九三一）吳越王錢鏐改須江縣為江山縣。宋咸淳末改江山縣為禮賢縣，元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復改為江山縣。保安鄉清名保安

街，南為仙霞嶺，嶺上有仙霞關，為通往福建的咽喉要道。文溪的支流之一，由石鼓山發源，西南流，經平坑村、雞公村，稍北流，經保安，折而西北，入文溪。

仙霞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八曲，長二十里，山周圍百餘里，都是高山深谷。方輿紀要：「仙霞隘處，僅容一馬，至嶺益陡峻。拾級而升，駕閣凌虛，登臨奇曠，蹊徑回曲，步步皆險，函關、劍閣彷彿可擬，誠天設之雄關也。」

清方象瑛仙霞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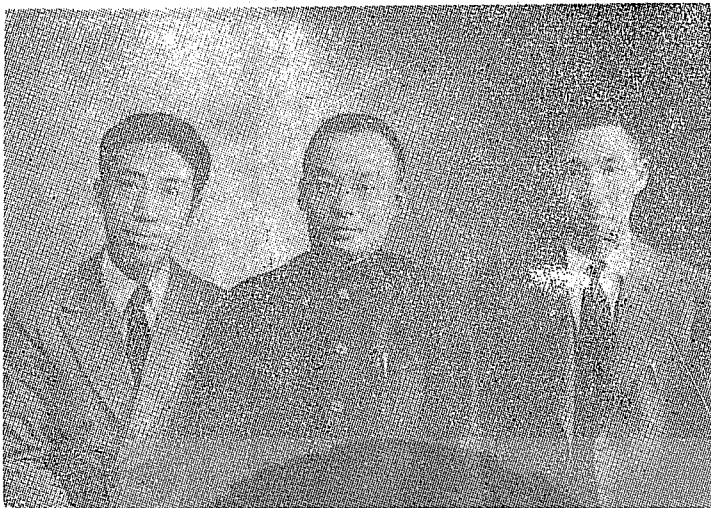
復嶺層崖勢轉橫，千峯絕頂與雲平。
路危似織盤叢異，閣迴遙看鳥道明。
古木陰森微見日，怪禽嘈雜未知名。
丸泥不蔽三關險，橫睇山河百感生。

清德保過仙霞關詩：

縹緲煙雲擁翠峯，峻嶒削出玉芙蓉。
樹盤雲影風頻舞，畦激泉聲水自春。
鳥道天開凌日級，雄關人去剩仙蹤。

八閩咫尺如相逐，縱馬虜巔意未慵。

保安有這樣雄壯險要的仙霞嶺，應該是「地靈人傑」，出現像戴笠將軍那樣胸懷壯闊，氣概萬千的偉大人物。不過江山的朋友說，江山有問題，江山的大人物不能善終，明朝刑部尚書毛愷，因反對嚴嵩，遭受殺身之禍（縣志乞歸卒）；清乾隆時有位文學人武進士總兵提督柴大紀，忠義廉介，到台灣救平林爽文變亂，有大功，晉一



青年時期的戴笠將軍（左）與胡宗南（中）趙龍文（右）合影。

等伯爵超過當時軍機大臣和坤品秩。因得罪滿州皇族欽差福康安，不能讓功跪迎福康安，被誣「陰謀巨測」，死後抄家僅有破棉被，和幾斗米而已，其廉介任事可見一斑。三十年前，戴將軍坐機失事，死於非命。據說這和天然形勢，很有關係。仙霞嶺向北迤邐，氣勢雄壯，可是到了石門，戛然而止，山勢突然中斷，望之若有所失。

慈母藍太夫人

戴將軍對他的母親非常孝順，一直到他担负了國家重要責任的時候，對他母親所說的話，還是不敢違背。可是據他的好友美海軍梅樂斯將軍（Vice Admiral Milton E. Miles）所著另一種戰爭（A Different Kind of War）中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奉命來中國，同戴將軍合作，準備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他爲了了解戴將軍的爲人，於奉命之後，曾先後參閱國務院和海陸軍情報署有關戴將軍的資料，都是集誹謗之能事的。其中有一件：「竟說他曾殺害他自己的母親兩次之多。」

美國人的情報竟然荒唐到這種地步，把中國的一位大孝，誹謗成殺害自己母親的忤逆凶徒，顯然是受了共產黨的利用，上了共產黨的當。正和他們把共產黨說成土地改革者，終於使中國大陸端送到共產黨手裏，使七億同胞失去自由；更造成韓戰、越戰，使美國子弟做了毫無代價的犧牲，是一樣的錯誤，能不爲民主世界浩歎嗎？

說到戴將軍的家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他的父親戴冠英是一位不爲鄉里所重視的人，

早已超過結婚的年齡，却沒有人家願意把女兒嫁給他。戴將軍的外祖父藍老太爺在地方上聲望較高，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長者，對鄉人們說：「爲了使戴家能够傳宗接代，繼續香煙，你們也不應該把閨女藏起來，不嫁給戴冠英。」

「藍老太爺！」有一個人聽他說完話，立刻反問他說：「你不是也有一個女兒嗎？爲甚麼不把你自己的閨女嫁給戴冠英呢？」

藍老太爺是位說得出，就做得到的正直紳士，聽到那人的反問，毫不猶豫，就把他的女兒嫁給戴將軍的父親戴冠英。這位出自名門的藍太夫人，稟性慈祥，待人忠厚，戴家有了這位賢德媳婦，爲戴家帶來無上的光榮。

戴將軍六歲那年（一九〇二），他的父親病故了，他的弟弟戴雲林比他小兩歲，祇有四歲。他們母子三人成了孤兒寡婦。藍太夫人以慈心愛心來撫育這兩個幼兒，那是非常吃力的。本來他們的家境不算太壞，他們有一座竹山，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的溫飽，不料他們本族有些人欺侮他們孤兒寡婦，明目張胆，砍伐盜賣他們的竹子，使他們生活受到威脅。藍太夫人寧願生活艱苦一些，也不去同砍竹子的人們計較。戴將軍從小就體驗到弱肉強食的滋味，痛恨豪強霸道。同時也跟着藍太夫人學會忍辱的功夫，容人的氣度。

藍太夫人雖然不識字，可是具有優良的氣質，和仁慈的天性。在她撫育之下，戴將軍終於養成浩然正氣，以天下爲己任的偉大抱負。母教對於一個人的關係實在太重要了，戴將軍一生對於藍太夫人撫孤的艱苦情形，總是念念不忘的。

同學少年多英傑

民國前二年秋，戴將軍入江山縣立文溪高等小學，原名春風，入文溪高小後，改名徽蘭。未入文溪以前，曾讀過幾年私塾，啓蒙老師游頭鄉毛逢乙，後入仙霞國民小學，現在已經無法找到當年的有關資料，所以，關於他的童年，無法描寫。

江山文溪高小人才輩出，在戴將軍前後的文溪同學，就有不少傑出人才。現在在台灣的，有比他前一年的毛簡，和他同班的周念行，比他後一年的毛人鳳，比他後兩年的姜紹謨、姜超嶽、王蒲臣。姜紹謨、周念行、毛簡和他同年，都是民前十五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出生的，今年正好八十歲。不幸他比他們三位早三十年前就殉職了。

毛簡比戴將軍早一年入文溪高小，因為縣太爺的兒子仗着他老子的威風，隨便罵人，毛簡很不服氣，一怒之下，揍了他一個耳光。縣太爺的兒子被人揍了，校長那裏担待得起？校長責備他不該鬧禍，他說錯在縣知事的兒子，不接受處分，一氣之下，就退學了。因此，戴將軍入文溪的時候，毛簡已經不在了。

民國十五年戴將軍赴廣州，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成了上等兵入伍生，而周念行已經隨同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出師北伐，克復武漢後，做了黃陂縣的縣長。第二年，民國十六年戴將軍入騎兵科，官階是陸軍中士，由廣東開到蘇州。此時姜紹謨是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改組委員兼組織部

長，省防軍少將政治部主任，浙江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身兼數要職。王蒲臣在江山縣，也做了教育局局長。姜超嶽隨毛思誠勉廬先生與陳立夫先生同事工作，已經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校級職務。這幾位文溪同學都是少年得志，祇有戴將軍大器晚成，比他們落後了好幾年。

周念行未入文溪以前，已經讀完四書五經、古文觀止、綱鑑、唐詩，文章做得不差。後來東渡日本明治大學畢業，赴廣州參加北伐，戴將軍雖然不像他讀書那麼多，可是做出來的文章，並不比他差，有時會勝過他。所以，在他們這一班，在作文方面，戴周兩位是不分上下的。周念行在文溪祇住了一年，不等畢業，就考入衢州第八中學。

姜紹謨在文溪比他晚兩年半，民國二年春入校，住校半年，民國三年秋入衢州第八中學，七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十三年北大畢業，很受校長蔡子民先生器重，先在北京從事國民黨的祕密工作。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他回浙江，策反浙江省長夏超反正，獲得成功，從此一帆風順，抗戰期間勸助戴將軍，翊贊革命領袖，出入淪陷地區與敵偽鬥爭，卓著勳績。

文溪小學高才生

戴將軍是文溪高小的高材生，名列第一。他的個性慷慨豪爽，富有領導才能，好管閒事，打抱不平。雖是一年級的新生，對那些不講理的高年級同學，也會起而反抗，據理力爭，而獲全勝，很自然成了全校領導人物。

清宣統三年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推翻滿清，第二年成立了中華民國。寒假後開學，他已把辮子剪掉。過兩天周念行回校，腦袋後仍舊拖着一條辮子，他把他拉到寢室，拿起剪刀，軋喳一聲，把周的辮子剪掉，說道：「滿清已經完蛋，幹麼還拖着辮子？」把剪下來的辮子遞給周念行。好像發布命令似的說：「用紙包好，請你令尊大人帶回去，交給你媽媽！」

浙江光復，掀起勞軍運動，文溪不落人後，起而響應，戴將軍把身上僅有三塊現大洋捐獻出來，於是周念行把帶到學校的十五元零用錢全數捐出。戴高興地豎起大拇指說道：「全班第一！全校第一！」文溪的愛國熱忱，由此可見一斑。

文溪高小瀕臨縣河，河面寬不盈五丈。學校在河中間建造了一座八角亭，取名「仰止亭」，有小橋通到學校。學生們課餘之暇，常到亭上讀書，瀏覽江景。一天，戴周二人都在仰止亭上，戴看見對岸富戶人家的婦女們在河邊洗衣洗菜便和周念行兩人討論到婦女們纏足問題，一致認定既不健美，做事走路又不方便，於是發起組織「青年會」。會章最大特色就是禁止纏足。青年會成了放足運動的組織，同學們回到鄉下，盡力宣傳纏足的害處，提倡天足，解放纏足，成效很大。

他們的國文老講孟子離婁下，孟子告齊宣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主張平等，君臣之間是相互的，君仁臣忠

，君明臣直，君對臣好，臣自然也會對君好，君對臣不好，臣就會把君當做寇讎。本來是很進步的思想，可是那位國文老師，實弄見解高明，不照着書本講解，批評孟子不對。他說：「君在上，臣在下，不管君對臣怎樣，做臣子的都不應該視君如路人，視君如寇讎。」

已經到了下課的時間，老師講完，匆匆離去，同學們則認定問題嚴重，商討怎樣對付。戴將軍說：

「老師講書，照着書來講，講好講歹，無話可說。孟子的話，本來是對的；孟子的思想，本來是進步的。他却提出他自己落後的、荒謬的論調，反駁孟子，批評孟子。這樣的老师，怎麼能教我們？應當請他走路。」

「人對人應該互相平等，孟子講得非常對，國文老師不應反對孟子的主張。」周念行說：「不過，他總是老師麼！我們還是給他留點面子吧！」

「不行！」戴將軍斬釘截鐵地說：「現在已經民國，那裏還能讓保皇思想的人做我們的老師？這種人當教員，豈不誤人子弟？非請他走路不可。」

就這樣，那位國文老被他們請走了，繼任老師李守愚，是一位頂好的國文老師。戴將軍認為受益不少，他是位知恩不忘的人，以後在南京，李守愚老師，服務中央黨部任總幹事，每逢佳節總要在雞鵝巷五十三號戴公館，請李守愚老師吃飯，以報師恩。每次都請王蒲臣作陪，因為他們既是同學，他又住在李老師家裏。

吊襪帶的故事

文溪高小四年級的戴微蘭，是全校學生們的領袖，為了學生們的福利，常常和學校辦交涉，因此老師們認定他不是一安分守己的學生，但是，對他又無可如何。有些心裏不滿意他的同學，也持同樣的想法。姜紹謨和戴家是三代世交，他入文溪後，戴以老大哥的資格，多方照顧。他們兩人的個性迥然不同，姜紹謨循規蹈矩，文質彬彬，老師認為是標準好學生，非常喜歡他。想不到他和戴微蘭非常接近，常在一起玩，老師們都有些奇怪。

一天下午下課以後，戴將軍帶着姜紹謨等幾位同學，走進十八曲街一家住戶，被周邦英校長看見了。第二天朝會，周校長訓話說：「好學生跟着壞學生亂跑，終究也會學壞的。」雖然沒有說出姓名，姜紹謨他們幾個人心裏明白，知道校長在說甚麼。其實戴將軍消息靈通，他知道那家剛從鄉間帶回新鮮的玉米棒子，他們是去買玉米棒子吃的，怎麼能說做壞事？姜紹謨深深感到老師們對學生觀察，如果祇看皮毛，評定是非，是會錯誤的。

戴將軍喜歡請同學們吃館子，所以江山城內的大小館子，他都欠了賬。民國二年夏天畢業，那時時興用襪帶，全校學生中，祇有姜紹謨有一付，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戴向姜借去一用。

「這叫肉包子打狗，有去無還。」姜紹謨同寢室的幾位同學說：「你為甚麼把吊襪帶借給戴微蘭？保險不會再還給你。」

「一付吊襪帶值幾文錢！」姜紹謨說：「還不還，有甚麼關係？」

畢業典禮剛行完畢，戴將軍就不見了。因為他已畢業，飯館派人來收賬，可是他身無分文，還不了賬，祇好走開。

「我們說的話不錯吧！」姜紹謨同屋的同學們又說：「你看戴微蘭怕人家討賬，蹣得連影子都不見了，你的吊襪帶還能不報銷嗎？」

姜對戴認識得最清楚，知道他是很有作為的人，一時無錢還賬，倒是事實，但是他絕不會賴賬。聽同學們說話，沒有申辯。一塊回到寢室，一眼望去，吊襪帶端端正正放在牀鋪上。戴的為人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他也弄不清楚是甚麼時候給他送回來的。姜紹謨趕快拿起吊襪帶，向同學們搖晃一下：問道：「你們看！這是甚麼東西？戴微蘭不是祇借不還的人，你們對他認識不夠，看法錯誤，現在應該修正一下吧？」

惡作劇被開除

民國二年秋戴將軍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他的寢室靠近二樓的樓梯，每天夜裏，舍監照例查一次寢室。按照情理，舍監查寢室，應當蹣手蹣足，神不知，鬼不覺，不讓學生知道。可是他們的這位舍監，大概因為上了年紀，腿腳不靈活，每次上樓，總是叮叮咚咚，把他從睡夢中驚醒。上了一天課，剛剛睡熟，被人吵醒，最為難過。夜夜如此，於是他打定主意，要整一下這位舍監。

一中有兩架木製啞鈴，專供學生們上體操課

時使用。啞鈴的形式，中間比較細些，是手握的部份，兩頭是兩個圓球。放在地上，好像車輪一樣，略微一碰，就會轉動，一天上完啞鈴操，他沒有把啞鈴放回架上，藏了起來。這天夜裏，舍監又叮叮咚咚走上寢室大樓。等到走過了他的寢室，悄悄出來，把一對啞鈴擺在下樓第三級樓梯上。過了一會兒，舍監下樓，一腳踏在啞鈴，啞鈴滾動，這一滑，把他老先生從樓頂一直滾到樓底，跌了個七葷八素，半天爬不起來。

舍監吃了這樣大的苦頭，怎肯罷休，一定要追查個水落石出，把整他的學生查出來。他上樓的時候，並沒有啞鈴，沒有多久，怎麼多出一對啞鈴呢？推敲結果，認定是住在樓梯附近的學生幹的，戴徵蘭的嫌疑最大，要求校長嚴辦。校長心想，這是一種推察，沒有憑證，怎麼能辦人？回頭看看舍監，鼻青臉腫，腰疼背痛，着實可憐，不能不追究，祇好先找戴徵蘭問問。

「是你把啞鈴放在樓梯上嗎？」校長用試探的口氣問戴徵蘭。

「是的。」戴徵蘭英雄本色，敢做敢當，毫不推諉，大出校長意料。

「你知不知道舍監跌傷，為甚麼把啞鈴放在樓梯上？」校長又問。

「校長！」戴徵蘭說：「上了一天課，晚上需要好好睡覺。可是當我睡得正好的時候，舍監叮叮咚咚走上樓來，把我從噩夢中吵醒，不能休息。我想請他以後上樓小心點，不要再叮叮咚咚，才把啞鈴放在樓梯上，沒有想到他會滾下去。」

校長聽了，不無理由，而且對於一個敢作敢當的學生也着實欣賞，想從輕發落。可是舍監執意不肯，結果記了大過。

剛進學校不久，就記了一大過，以後的日子還能過嗎？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再來一次。他去裁縫店拔了兩枚做衣服用來釘在案板上的兩頭尖的針，回到學校，等待舍監不在辦公室的時候，走進去，把針釘在舍監的坐椅上。一會兒，舍監回去，猛然坐下去，針刺進屁股，痛澈心肺，大叫救命。這一下，不論校長怎麼愛才，也不能再允許惡作劇的學生留在學校，祇好開除了。

三十歲入黃埔

一個青年突然失學，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戴將軍覺得倒無所謂，他想學問不一定在學校才能學到，社會上多的是學問，也許比學校更豐富，他就住這社會大學吧。藍太太不願意他流浪，想讓他定下心來，就在他十八歲那年，給他結了婚，娶了毛秀叢小姐。毛秀叢也沒有讀過書，不識字，那個時代，識字的女孩子太少了。不過毛秀叢很賢慧，小兩口倒還很恩愛，相處的很不差，第二年生了個兒子，取名藏宜。

文學校住不成，不如棄文習武，於是到浙江第一師做了志願兵，以他的智慧魄力，處處高人一着，在部隊裏應該有所發展，出人頭地。可是在軍閥時代的部隊，相當腐敗，人才會埋沒的。他在第一師當了幾天兵，並沒有前途，又不幹了，開始流浪，流浪到上海，流浪到南京，流浪到社會各階層，經歷到許多在學校學不到的事物。

。流浪也得花錢，每次回家，他太太都把身邊的錢給了他，供他花費，從來不說甚麼。爾後戴將軍做過江山縣保安鄉學務委員，保安鄉自衛團團長，都不能施展長才。最後一次離家，他的太太把身邊所有的錢全部交給他，這一次說話了。毛秀叢說：「這次你出去，應當走上正途。我的首飾已經變賣完了，以後再也沒有力量供你花費了，希望你好自為之。」

那年戴將軍已經三十歲，對太太的話非常感動，到廣州，入黃埔軍校，改名戴笠，字雨農。

特價優待在校

同學及軍中讀友

國內大中學校同學及軍中
讀友寄款訂閱中外雜誌者
全年十二期祇收訂費台幣
貳佰柒拾元，請在訂單上
註明姓名肄業學校科系及
年級或軍中郵政信箱，限
訂閱一年。